

翻出一张旧报,1977年的,有过传忠先生的文章——《攀光明顶》。给他发短信,问“文物”要否?他来电说要的,又感慨提及已离世十年的杨墨秋老师。后来,多位老同事与过老师聚了一下,旧报也归了他。

逝者大去多年,还被同事怀念,总有其过人之处。语文教师出身的杨墨秋,课上得真好。老前辈曾评说:“听她的课,感觉就像一股清泉从心里流过”。泉清来自源活,教课的功力扎根于学养深厚的沃土。我初涉讲台时,听过杨老师的公开课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,仅她的教态、板书、授课语言就让我折服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自此便以杨老师为榜样。后来我调任复兴,每学期结束,教职员工都要写工作小结。文科老师怕怕杨校长过目,因为除了审内容,遣词、造句连标点她都“过堂”。一旦小结布满红笔圈点多难为情?有一次,我把“觉”、“学”的上部分写得与“堂”字上部一样,被她找去面谈。我虽讷口无言却在腹诽:不就点小事么。

清泉对大海说

吴莉莉

她拿过纸笔,从“觉、学”的繁体字“覺、學”部首入手,一笔一划地示范,再将“堂”的部首作比较,我心悦诚服,再不敢自以为是。同仁梁君多次说:“杨校长改作文真是认真,她只教了我女儿一学期,还不知

道小因是教工子弟。一本作文簿,红笔圈得密密麻麻,我都不舍得把它当废纸卖掉呢。”这前半句话今天听来,值得玩味。梁君女儿如今业已有成。从校长位上卸任后,杨老师被校方聘为教学督导。这本是闲职,她却视作正事。后来她罹患重症,大病初愈闲不住,又来学校督导。凡发现教学中有敷衍了事的,哪个也不放过。一位前校长,又是病号,未必每人都会“买账”,由此不免生出些烦恼。老同事便婉转地劝:省点精力,留给自己养身体吧。可她做不到。

“她是个追求完美的人。与病魔抗争八年,非常人的坚强。十年过去了,留在我脑中的印象现在还那么清晰。”回忆他的同学、同



打雪战(剪纸)

彭敏敏

事、爱人杨墨秋时,过先生很动情。他们曾是闻名上海教育界的一对珠联璧合伉俪。我在复旦附中听过过老师的课《明湖居听书》,四十五分钟的课堂教学吸引着每个人,想要开小差你都没岔路可溜。我有幸在他主编的麾下参与几次写稿,有一年,古籍出版社请过老师主编《文科十万个为什么》。他的眼光高屋建瓴,八开的大稿纸上,修改栏里他的落笔要言不繁。我用电脑写作已十多年,还保留着当年的手写草稿。每看到他改稿的墨迹,觉得是份纪念,是份激励。有人说过老师聪明,杨老师说他只是用功和认真罢了,并以细节佐证:当年他们家居重庆南路,礼拜天备课,过老师要为课文范读录音。那里地处闹市,白天车来人往杂音纷扰,他就捱到深夜十一二点工作。往事如烟,聚会上过先生讲了件小事:他们各自的学校离家远,早上六点多就得出门。孩子要送幼儿园,园门尚未



“低头族”自述

吴兴人

首先我要声明,我不是一个民族,中国有56个民族,我不在其列。我的英文名字叫 Phubbing,意思是只顾低头看智能手机而冷落面前的亲友的低头人群。人数嘛,在上海至少有几百万。

无论是在地铁、公交车里,还是在酒楼、会议室、家里,我们的表现是一致的:专心致志,心无旁骛,“低头看屏幕”。有的看手机,有的掏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网,有的玩游戏,看视频,有的刷微信、读新闻、发短信。我们的视线和智能手机相互交互感,难分难解。一首“低头族之歌”里有两句歌词唱道:“紧盯着小小的荧屏,不抬头看看路边的风景。”说得极好!路边的高楼有什么好看,荧屏里美妙的大千世界才吸引你的眼球。还有人叫我们“屏奴”。有人做过调查显示,除了休息时间外,我们每人平均每6分半钟查看一次手机。但是,我们做“屏奴”是心甘情愿的,“低头”的收获妙不可言:可以把零碎的时间填满,可以观看信息,可以交流感情,可以自娱自乐,真是其乐无穷啊!成为低头一族,不瞒各位说,有乐趣,也有苦楚。两种毛病寻上门来了:一是视力受损,二是颈椎受伤。手机、平板电脑都有LED蓝光发出。长时间暴露在这种LED蓝光光线之中会造成视力下降,而且有可能对视网膜造成损害,黄斑变性发生的几率增至二倍。

我有一名朋友,31岁,在金融公司上班,每天基本上就是手机和Pad不离手。即便晚上躺在床上,也要拿着手机刷好久。有一天,他感到头疼欲裂。经CT检查发现,他的颈椎已经反方向弯曲。还有一位15岁的姑娘,她因为成天玩手机,颈椎老化像50岁的大妈。在低头一族中,还有一批出租车、客车司机加盟,这特别危险。告诉大家一条不幸的消息:高某是江苏某公路运输集团的大客车驾驶员,今年9月5日早上8点多,他驾驶大客车行至交叉路口时,将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撞出十多米远,导致当场死亡。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显示,从8点10分到事故发生时,在短短7分钟内,这个司机竟然39次低头看手机。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微信客户端调查了近千名驾驶员,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果:开车时低头看手机的超过六成。开车用手机发生车祸的风险,比正常驾驶时高4倍以上。有人提议民法中要增加一个条文,开车玩手机算违法,这个意见,似乎太厉害了,但也值得低头族深思。

这里,我要以“族长”的身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,你们开车时当“低头族”,那是拿自己和乘客的生命开玩笑,千万当心。



开。爷娘就关照才五六岁的儿子:“立勒校门门口,不好动格,等老伯伯来开门。”两鬓染霜的过老师仿着当年对稚儿说话的口吻,我听了有些心酸。好多年里,复兴与复旦附中两校的语文教学交流频频。有一年,附中就郁达夫名作《故都的秋》开研讨课,四位老师先后执教。那真叫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听课加评课,奇文共赏、异义相析,两校同仁真诚研讨的场景恍若在眼前。杨、过二位同为语文特级教师、市重点中学校长,为提高教学水平,他们“资源互补”。是假公济私呢,亦或假私济公?两校老师们交流时,这也常成彼此互相戏谑的话题。

在美国俄勒冈州格兰特山岭和沙旬河之间的地方,有一片面积50平方米左右颇具魔法的森林地带,被称为“俄勒冈旋涡”。一进入俄勒冈旋涡区,走兽就会本能地停止前进,飞鸟来到森林上空时,也会突然从空中掉下,树木的枝干则一律向北倾斜。

“俄勒冈旋涡”之谜

王乃仙

这里有一座古老的木屋,其倾斜程度不亚于比萨斜塔。这是一幢普通的小屋。但一进木屋,你就会感到屋里有一种巨大的拉力把你往下拉,就像是木屋中的地心引力突然加强了。如果往后退,还会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将你拉回木屋中心。在这座木质结构的房子里,任何成群飘浮着的物体都会聚成漩涡状。在小屋里吸烟,上升的烟气会慢慢地流动,逐渐加速自旋成漩涡状。撒出撕碎的纸片也会飞舞而成旋涡,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在上空搅拌着纸片一样。

“应对”与“准备”

诸震鸣

春节长假从大年夜放起已成定局。再来叹息:少放了一天假(不少单位“事实”上放了一天假)就放了假,没什么意义。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则是,许多外来务工人员,能不能在千里之外的家吃上年夜饭。



记得这些年,有这样的工厂包了车,将外来务工人员,在吃年夜饭之前“送到家”。愿这样的关爱人性化“管理”更能蔚然成风。当然,更值得期盼的是,铁路部门、公路客运能积极应对,急外来务工人员之所急,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,最大限度地挖掘运输潜力,使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能乘上火车、汽车……

值得提一下,“僧多粥少”,总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买不到火车票的。怎么办?其实,他们若就此决定在上海、苏州、南京等城市过春节,这样的选择也是蛮好的,我们的舆论界可不能厚此薄彼、只是一个劲地报道回老家过年的农民工、为之“喝彩”。当然,要紧的是,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工作的城市,市民尤其是有关部门,对此得未雨绸缪作“准备”。



花灯



黄玮华
接着是莫言的演讲
(四字标识语)
昨日谜面:雄兵
(外国地名)
谜底:威尔士

公共汽车到了莫顶草原的哈达站,我和诗人老许下了车,四下一瞅,傻眼了。这里除了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的站牌以外,其他别的什么都没有。被冰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草地一望无际,空旷而又寒冷,我们俩像离群的黄羊觉得孤独无奈。

我们俩是来访问马头琴手官布的,知道他住在腾克村,但公共汽车来到这里,却找不到去腾克村的路,这时一阵马蹄声落到跟前,一位身穿红色蒙古袍头系红色棉头巾的蒙古姑娘跳下马来,站在那里好似雪原上坚韧的一棵红柳。这姑娘是去镇里买砖茶的。她说看我俩像掉了腰子的几马子(公马)耷拉着脑袋,就知道我们有困难了。我说我们要去腾克村,她说腾克村离这不到六十里地,但在雪原上步行走到黑天也不能到达,一旦迷路了或者碰见狼,那就更危险了。她瞅瞅我们一笑:“你们二位在这里等一会儿,我回去套个马爬犁送你们去腾克村。”老许说那把你到了套个马爬犁,她回头丢下一句话:“没关系,不管谁到了草原都是蒙古人的朋友,总要友爱相帮。”姑娘红袍子的影子和火热的的话声犹如一缕阳光撒进我们的心灵,在寒冷的冬日让人更觉温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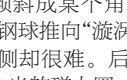
冬日的阳光

王忠范

没有多长时间,那位蒙古姑娘就回来了,赶着一匹马的爬犁。我和老许坐上铺着羊皮的爬犁后,姑娘从蒙古袍的前襟里掏出一瓶白酒,说抿两口吧,会有热乎劲儿的。她一摇鞭子,马便撒开四蹄飞奔而去。雪野的前面还是雪野,一派空旷和单调的雪色,看不见炊烟、畜群,连骑马的人影都没有。姑娘回过头跟我们说:“歌声能填充这个冰雪世界。”她亮开嗓门唱道:“跟随太阳奔跑充满希望,蒙古人的歌声豪壮响亮;心胸比大草原广阔,身上披着灿烂的阳光……”她说她最喜欢这首草原民歌《冬日的阳光》,这首民歌草原人几乎都会唱。姑娘的歌声挺好听的,像冬天的一支插曲,伴着阳光流进我们的心里。说话间,奔跑的马猛然停下来,站在那里打响鼻。姑娘仔细一瞧,指着前面小山上厚厚的雪帽子对我们说,马看出来,山上的雪楞子忽忽悠悠,容易发生雪崩,不能前行了。我们立刻掉转马头,绕道而行,飞速远离。走出多远,就听到轰轰隆隆的一声巨响,真的雪崩了。老许跟我说如果就咱俩走这条路,那可惨了。我们看着坐在前面的蒙古姑娘,目光里尽是感激。

穿过一片红柳林,前面出现一个雪坑,雪坑里有头牛犊子,四条腿被雪埋住了。姑娘说这牛犊子准是逃群掉进了雪坑,收群时又没找到它。她说腾克村离这不远,这牛犊子一定是腾克村的,咱们给救上来吧。她跳进雪坑,我和老许也下来帮忙,扒开一层层积雪,又前拽后推,终于把牛犊子拉了上来。牛犊子扬起脑袋望着我们,接连叫了几声,像是感谢。姑娘说,马驹子撒欢,牛犊子叫,好吉顺呀。我们的爬犁跑在前面,牛犊子在后面追,落远的时候,姑娘就每隔一二里地在雪地插上一把绿色草竿。她说,牛犊子认识草,它会沿着草的路标找到家的。

到了腾克村的官布家,蒙古姑娘喂喂马,自己喝了碗奶茶就要往回走了。我拉住她:“姑娘,把名字告诉我吧。”“娜仁。”官布对我们说:“娜仁就是太阳的意思。”我说娜仁姑娘你让我们感受到冬日阳光的温暖呀。她一笑赶着爬犁走了,红色蒙古袍在雪原上飘飘闪闪,像燃烧的云霞。



花灯

为了找到产生这些异象的原因,科学家们先是用铁链连着一个13公斤重的钢球,把它吊在木屋的横梁上,发现这个钢球明显地违背了重力定律,倾斜成某个角度,晃向“旋涡”中心。你可以轻易地把钢球推向“漩涡”中心,但要把它从中心推向旋涡的一侧却很难。后来用仪器测定:发现这里有个直径约50米的磁力圈。但这个磁力圈不是固定不动,而是以9天为一周期,循着圆形轨道移动。

对于俄勒冈旋涡产生的原因,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由于强大的磁场在作怪,强大的重力转变为磁力,而强大的磁力又导致重力的异常,但为何会生成这样强大的重力呢?学界至今尚未找到权威性的结论。

骊山烽燧遐思

万兴坤

在民间,人们流传的是褒姒一笑失江山,视褒姒为红颜祸水,留下千古骂名。通常看来,西周的灭亡,与这个女人和这座烽火台有直接的关系。但细细想来,这仅仅是个表象,其内因是朝政腐败。把西周灭亡归罪于褒姒有失公正。客观地讲,褒姒不爱笑,是性格问题,也

即燃起烽烟,邻台见后,亦举火示警,故也叫烽燧。因烧烟常用狼粪,又名狼烟台。自西周灭亡之后,这座烽火台成了废弃的荒台。我在烽火台上,徘徊许久,当年的故事,仿佛在眼前浮现……

峰上,海拔1256米。我从华清池而入,穿过昭阳门,拾级而上。在“日月亭”小憩。站在亭台的中央,抬头仰望,内檐间的彩绘,描绘骊山的各主要景点,其中就有“烽火戏诸侯”的图案,让人感悟到骊山深厚的文化内蕴。

骊山烽火台在山顶的九龙

许是天性。封褒姒为后,改立太子,上烽火台玩,都是周幽王为讨好褒姒而已。周幽王,作为国君,首先应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全。对大臣的意见要作甄别,对国家、对人民有利的要采纳,反之应予废之、弃之。再是要明辨忠奸正邪,不能重用奸臣,更不能为博得宠妃一笑,采纳朝中大臣魏石父的荒诞意见。史书记载,此人善使奸利。上有所好,下必投焉。他是不懂烽火台是用于传递紧急军情的。为了讨好皇上,投机献媚,拿国家安全当儿戏,把用于军机大事的烽火来戏弄诸侯,失去了军心。昏庸的国君配上昏庸的奸臣,才上演了一幕荒诞剧。导致西周的灭亡主要责任在国王和俊臣,怎能叫一个女子承担呢?